



征服者貝萊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著

作家出版社

征服者貝萊

第一卷

童年

丹麥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著

施 鵬 存 譯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征 服 者 貝 萊

馬丁·安德遜·尼克索著

施 瑩 存 譯

•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〇五七号)

北 京 东 四 头 条 胡 同 四 号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分 廠 印 刷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

書号：(357) 字數：227千

開本 33.5''×46''¹/₃₂ 印張 9¹³/₁₆ 插頁3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一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00001—10000

定價(6) 1.65 元

Martin Anderson Nexø

PELLE EROBREREN

——Barndomsaar——

本書根据 J. Muir 和 D. Miall 英譯 M. Anderson
Nexø: Pelle the Conqueror (Peter Smith, New York,
1950) 轉譯。

第一章

一八七七年五月一日的黎明。霧从海上一下子就扫了過來，在水面上濃濃地橫拖着一片灰色。它好像在顫動，一忽兒這邊一晃，一忽兒那邊一抖；彷彿就要散開似的，但隨即又合攏了下來，祇露出狹狹的一條海岸和兩隻龍骨朝天擱在那兒的舊船。幾步開外，可以从霧裏朦朧地看到另外一隻船和一段防波堤。每隔一定的間歇，就有一大片平滑的灰色波浪，从霧裏衝出來，竄上沙沙作响的海灘，然後又退了回去；很像有一隻大野獸躲在那邊的霧裏，撲過來舐刷陸地。

兩三隻飢鴉正在忙着啄食砂灘上的一個黑色的脹胖的東西，可能是一隻死狗。每當波浪衝過來，牠們就飛高幾尺在空中翱翔，但牠們還伸出腳爪對準了牠們的狩獵品，彷彿有看不見的繩索把牠們聯繫着似的。海水退落之後，牠們又翩然下降，把頭埋進了那具腐臭的屍體，但牠們還是張開了翅膀，準備在下一波波浪衝到以前飛起。這樣的動作屢次重複着，竟像鐘擺一樣的規則。

海港裏傳來了一聲叫喊，稍稍過了一會兒，就聽見了一片沉重的槳聲在一個船舷邊响着。這聲音逐漸遠去，終於听不到了；但這時又响起了一陣鐘聲——這一定是从防波堤的那一頭發出來

的——接着，从槩声所消失的那边，远远地有一个号筒声在应着。这两种声音彼此呼应了幾分鐘之久。

城市还蒙在霧裏，但不時有一个採石工人在石板路上走过，他的鉄鞋跟的声音衝破了那边的寂靜。他的整齐的脚步响了好久，直到他好像轉進了一个拐角，声音才忽然听不見了。过了一会，有一扇門開了，跟着就听到一个很响的早起呵欠；有人在打扫門口的人行道了。一处处的窗子都接着打開，从这些窗裏傳出种种声响，迎接这个陰晦的日子。先听到一个女人的尖銳的叱罵声，跟着的是幾下又响又脆的擱掌和一个孩子的啼哭声。有一个鞋匠開始敲擊牛皮，他一边工作一边唱着聖詩：

祇有他，弟兄們，我們該当歌颂，

他这羔羊承当了我們的一切罪惡。

这調子是孟特尔遜^①的“無言之曲”裏的一段。

教堂牆脚下的長凳上坐着一伙漁艇上的船員，在望着海。他們都向前弯着身子，抽着煙，叉攏兩手，窩在兩膝中間。这三个人全都戴着耳环，作为辟寒辟邪的厭勝物，而且全都坐得一模一样，彷彿大家都惟恐跟別人有絲毫不同的地方。

一个旅客从旅館裏閒蕩着下坡來，走到这些漁人面前。他翻起大衣領，在寒冷的朝气中微微地打顫。“有甚麼要緊事嗎？”他掀一掀便帽，客气地問。他的声音听來有點啞。

一个漁人稍稍動了一動手，彷彿碰了碰他的帽子，表示答禮。他就是这一伙船員中的头目。其餘的兩個只顧望着前面，神色毫無改变。

“我是說，鐘响了，領港船上也吹起号筒，”那旅客繼續說，

^① 孟特尔遜 (Mendelssohn, 1809—1847) 是德國作曲家。

“是不是有船開來啦？”

“也許是，誰也不知道！”当头目的漁人冷冷的回說。

客人好像很受了侮辱，但是他还勉强容忍了下去。其实这不过是他們常有的那种諱莫如深的态度，對於那些不說他們的土話，样子又跟他們不同的人，他們都是很頑固地表示不信任的。他們坐在那兒，面上虽然毫無表情，心裏却很不安，趁那客人眼看別处的当兒，对他偷看幾眼，只希望他早些走開。而他呢，這時却想做弄他們一下。

“哦！难道这是一件秘密的事嗎？”他笑着說。

“这我可沒听說過，”那漁人說，神气不很高兴。

“唔，不过，我当然不想白打听！而且，要你們費口舌也挺累。你們平常可以拿到多少錢？”說着他掏出了錢包，存心要侮辱他們一下。

那兩個漁人对他們的头目偷看了幾眼，但願他別上当！

头目拿下了嘴裏的煙斗，回头对他的伙伴說：“不，我早就說过，有些人什麼也不做，就只会到处跑着說俏皮話。”他对他的伙伴睜了睜眼，但臉上还是一本正經的样子。兩個伙伴都點點頭。他們头目的作法使他們很喜樂，这是那位跑生意的商人从他們那副呆鈍的臉色中看得出來的。

於是他非常气惱。他們竟把他視若無視，而且还要加以侮辱！“混賬东西！人家客客气气的問你，你也就該客客气气的回話，难道連這一點都還沒有学会嗎？”他憤怒地說。

漁人們彼此交換了幾回眼色，作了一次無言的商議。

“不，哪兒的話，我老实告訴你！她總要來的。”那头目終於这样說。

“甚麼‘她’？”

“当然就是輪船囉。她大概總在這時候開到。現在你懂了吧！”

“唔——当然！不过你說話那麼粗声大气的，可不是還有點不够客气嗎？”那旅客譏諷地說。

這時，漁人們已經轉過背，不理睬他，自顧自掏煙斗了。

“我們可不像別人那樣的浪費口舌，可是我們也照樣的活過來啦，”那頭目對他的手下說。他們都“唔”了一聲表示同意。

那陌生人向海港邊的山坡走去，這些漁人目送着他，這時他們才算是鬆了一口氣。“多嘴的傢伙！”一個漁人說。“他還想擺點架子，可是你給了他一個教訓，叫他一下子忘不了呢。”

“是啊，我想這一下可刺到他心坎裏啦，唔，”那頭目傲然地說。“正是這些大人先生們，你得好好的提防着。”

在海港那條路的半坡上，有一個酒店老闆站在店門口打呵欠。這個一早出來溜躑的客人就把剛才那句問話去問他，這回却馬上得到了回答，原來酒店老闆亦是哥本哈根人。

“是啊，我們是在等一條從烏思達開來的輪船，載來了一船奴隸——都是很便宜的瑞典苦力，那就是說，他們光靠黑麵包和鹹鯊魚過活，可是一個人的工作抵得上三個。他們都是應該用熱辣辣鞭子抽打的，這批東西，還有那些野蠻的農民也一樣！您要不要喝一小杯甚麼的，散散早寒？”

“不，謝謝，我不想喝——這麼早的時候。”

“沒關係，隨您的便。”

港口裏已經停着許多農莊上的大車，而且隨時還有新來的在飛跑過來。那些新來的都儘可能地把他們的車擠到前面，以品評的眼光仔細看過旁人的馬匹，然後把皮大槓的領頭翻起，似睡非睡的在車上打起盹來。穿制服的海關人員，看上去很像一隻巨大

的企鵝似的領港員，都在不停地東奔西走，眺望着海面上，還側耳傾听着。防波堤尽头，每隔一会就响起一陣鐘聲，接着就有領港船上的号筒响应牠。这領港船是在海面上的濃霧裏，号筒聲又長又慘，就像一头受伤的野獸的嗥叫。

“这响聲是怎麼回事？”一个剛來到的農民，心慌地拉起了韁繩問。他这心慌好像已傳染給他的馬，牠們都抬起頭，向海那邊听着，眼睛裏流露出疑懼的神情，站在那裏發抖。

“沒有甚麼，不过是海蛇放了一个屁罷了，”一个海關人員回答。“据说海蛇肚子裏滿是氣。”於是那些海關人員都把頭湊在一起，怪模怪樣的笑起來。

兴致很好的水手們，穿着藍衣服，頸上裹了白領巾，蕩來蕩去的拍拍那些馬匹，或者拈一根稻草去通馬鼻子，使牠們高舉前腳立起，等到車上的農民驚醒過來叱罵的時候，他們就高興得放聲大笑，唱着：

一个水手的命运，

坏的比好的还多。

一个魁偉的領港員，穿着冰島式襯衣，戴着羊毛手套，手裏拿着一個揚聲筒，急急忙忙地跑過來，嘴裏喃喃不絕的活像一隻不安靜的熊。他不時爬到防波堤上去，把揚聲筒罩在嘴上，對着海面大聲地喊：“你一听一得一清一嗎？”這聲音跟着漫長的波濤，一起一伏的傳開去，好一會兒，才留下了一陣悶人的靜寂，到後來，牠忽然从上邊城裏回響過來，變成一片朦朧得使人發笑的胡言謬語。

“不——！”過了一刻兒，就聽到海面上傳來了這麼一個又細又長的聲音；跟着又是号筒聲，一陣悠長而粗啞的聲音隨波浪震響過來，在碼頭下和修船台下面散開了。

農民們對於這聲音都毫不關心。他們打一会儿瞌睡，或者揮响着馬鞭，以消磨時間。但是除了他們以外，每一個人都有點心神不安。已經有許多人逐漸地聚集在港口上了——漁民、等候雇用的水手、還有那些不耐煩在作坊裏工作的匠人。他們身上還束着皮圍裙，走到港口，立刻就紛紛議論港口上的情況；他們說的都是航海的切口，因為他們中間大部分人在年輕時候都在海上生活過。這條輪船每次開來，總是一件吸引許多人麇集在港口的大事；何況今天這條船上載着許多人，而且又誤了一小時。危險的霧使人們心神不安到了極度；但是，焦急暴躁終於漸漸變成了一種麻木的沉悶的感覺。霧是海員們最可怕的敵人，它可能使船碰上了種種不幸的遭遇。往最好的地方想，這條船一定是離海岸太北或太南了些，此刻正停在海面上，呼号着，用鉛錘測量着水的深度，一動都不敢動。你可以想像得到，船長正在大發脾氣，水手們正在一忽兒這邊一忽兒那邊的忙个不停，像貓一般的柔軟和輕捷。停住！——半速度向前！停住！——半速度後退！這時候，輪機長一定已經親自在操縱引擎，緊張而着急得面色發白。在船底的機器間裏的人，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們都豎起耳朵竭力想聽到任何一點聲音，可是一切都是白費心。但是在甲板上，每一個人都在為自己的生命作戒備；舵手密切注意船長的每一個指揮的手勢，累得一身大汗，濕透了衣服。鰐樓上的瞭望員正在向濃霧裏注視和傾听，連他自己的心跳都听得清了。這種懸慮的情況使甲板上的每一個人都忐忑不寧，而霧号却在不停地警告着。但是，如果往坏处想，說不定這條船已經沉在海底了！

每人都瞭解這種情況；因為每人都曾經因某種關係體驗過這種緊張的難關——有的人做過船上的茶房，有的做過火夫，有的做過船長，有的做過廚司——現在各人都重新感到了這種情緒。

惟有農民們對這件事情毫無所感；他們打了陣瞌睡，突然扭動一下醒了過來，高聲地打呵欠，伸懶腰。

海員和農民永遠不容易彼此和平相處；他們之間的不同，就像陸地和海洋一樣。而今天，農民們那種漠不關心的態度，使海員們怀着很憤怒的心情看着他們。那個胖胖的領港員因為他們妨礙了他的工作，已經跟他們吵過幾次嘴了；祇要有一個農民給人以批評的機會，他就立刻趕上去跟他尋釁。有一個年老的農民，在迷迷糊糊的小睡中，頭往前一低，驚醒過來，焦急地掏出錶來看了一看。

“時間很遲了，”他說，“看來船長今天找不到他的宿站啦。”

“大概他又在半路上的一个小酒店裏胡鬧了吧！”那胖胖的領港員說，眼睛裏閃亮着一股惡意。

“一定是這樣啦，”那農民隨口回答，一點也沒有想到海程的情況。聽到的人都鬨然大笑，並且把這個笑話傳給旁人聽，因此惹來了許多人包圍着這個倒霉的農民，其中有人喊道：“從這裏到瑞典的路上一共有幾家酒店呀？”

“是啊，在那兒要打酒是太容易了，這就糟透啦，”領港員接口說。“要不然所有的蠢人都会開船了。他祇要順着馬慈·漢生的農場一直往右边走，前面就是一條筆直的大路。真是一條出色的好路！兩邊都是電線、溝渠和排得整整齐齐的白楊樹——是區公所新近種上的。你祇要把鬍子上的豆粥擦擦乾淨，給老婆親個嘴，於是就爬上船橋，成啦！引擎裏加了油沒有，漢斯？那麼，我們馬上就走吧；把最好的那個鞭子給我！”他摹倣着農民們說話的腔調。“別上小酒店裏去啊，爹！”他接着又尖聲尖氣的學農民老婆的謔話。於是引得大家都又鬨笑起來，在許多人的憂鬱的情緒中，這笑声彷彿有點不吉利。

在這陣嘲笑中，那農民还是很安靜的坐着，祇是把頭稍稍低下。當大家的 laughter 停止以後，他用馬鞭子指着領港員，對看熱鬧的人說道：

“这小子年紀輕，倒是調皮得很！你是誰的爹呀，孩子？”他回頭問那領港員。

這話又惹出了一陣大笑，那個項頸又粗又胖的領港員氣得漲紅了臉。他一把抓住大車，拚命地搖，使那農民坐不安穩。“你这个混賬的鄉下佬，你这个养猪奴，你这个車糞的！”他大聲吼叫。“你这是甚麼意思，到這裏來對大人說‘你’，還把他們叫做‘孩子’？而且還要把你的航海智識來獻醜！哎！你这个下賤的守財奴！要是除了教區牧師之外，你還對甚麼人脫下过你那頂油膩的睡帽的話，那麼你也應該對那個能够在這樣大霧裏找到港口的船長脫帽致敬才是。你不妨替我問候他，就說我這樣講的。”說了這話，他就猛然放開車子，使牠一直衝到另一邊，幾乎要翻倒。

“我还是向你脫帽致敬吧，船長看樣子今天找不到我們了，”那農民冷笑一聲，取下他的皮帽子，露出一個大光頭。

“快蓋上你這個大禿南瓜吧，要不然我就給牠一點什麼啦！”領港員怒氣咻咻的吆喝着，同時攀爬着坐進了車裏。

正在這時候，海面上傳來了一個很輕微的聲音，宛如電話裏的細小的金屬聲：“我們——聽見了——一聲——汽笛！”

領港員立刻就向防波堤跑去，經過那農民的馬旁邊的時候，在馬身上打了一拳，把馬嚇得直立起來。人們在繫纜樁四周讓出了一塊空地，快得像瘋狂似的拉起了跳板。裝着乾草的大車——牠們倒好像是來引誘牲畜的——都在開始移動，可是因為彼此擠得太緊，實在沒有地方可挪讓了。港內一切都動起來了。眼光狡猾、鼻子通紅的那些來招雇勞工的人，都從他們飲酒取暖的海員

酒店裏奔下坡來。

隨即好像有一隻巨手壓住了這些行動，大家忽然又靜止下來，緊張地傾听着。一個很遙遠、很微弱的汽笛的回聲不知在甚麼地方哀號着。人們悄悄地聚集攏來，三五成羣的站着不動，傾听着，还把惱怒的眼光看看那些槩礫不定的大車。這是真正的聲音嗎？還是這許多人心裏想望出來的幻覺呀？說不定這是給大家的警報，那隻船就在這時候沉到海底裏去了吧？海洋常常把它所幹的坏事通知人家；譬如一個賺錢養家的海員給海洋淹死了，他家人就會聽到百葉窗上一聲軋响，或者面對大海的窗子上平白地發出三下敲擊——以及諸如此類的朕兆。

但是現在，那個聲音又响了。這一次的聲音像小波浪似的從水面上飄浮過來，有如長尾鴨從水面飛起時發出的一種震顫的、逐漸低微的呼嘯。這樣看來，這條船似乎還沒有沉。和那個聲音接应的，在港外航路中有霧號，在港內堤岸上有警鐘；過了一會，又是一聲霧號，接着是遠處的一聲汽笛。這樣的彼此呼應下去，彷彿有一縷聲音的引線在一前一後的把陸地和灰色的大海交織在一起。在這裏，堅堅實實的陸地上，你可以清清楚楚的感覺到他們怎樣在那邊憑着聲音摸索道路。那粗啞的汽笛聲慢慢地宏亮起來，一會偏南，一會兒又偏北，但總是愈來愈响了。後來，又可以聽到別的一些聲音：鉄和鉄相撞的聲音，螺旋槳倒退或前進的聲音。

領港船漸漸從霧裏出現了，小心謹慎地沿着航路中央慢慢開進港來，一路不停地拉响着汽笛。牠用聲音牽來了一個看不見的世界——一個正在附近的天海空濛中盲目地飄浮的世界；在那世界裏，有着幾百個叫喊聲、金屬碰撞聲和腳步聲在喧响着。隨後，在誰都想不到的一角濃霧中，開始顯出一個影子，於是那条

小輪船——當人們第一眼吃驚地看到牠的時候，却是一艘艘龐巨艦——在進港航道的中央出現了。

於是，人們所有的憂慮，一時都煙消雲散，每人都想動動手腳，散發散發剛才的鬱悶情緒。有的拉住農民的馬頭，把牠們向後推過去，拍着手，說着開玩笑的話。有的光在石板地上頓腳歡呼，高興得亂闖闖地大笑。

“路上好哇？”幾十個聲音同時就問。

“All Right!”^①船長興沖沖的回答。

現在船長也如釋重負地，滔滔不絕地發着命令；當船橫轉來靠攏碼頭的時候，螺旋槳把船後的水翻攪起來，粗大的繩索在空中飛擲，蒸汽絞盤開始發出清脆的鏗鏘聲。

在鷓樓和船橋之間，上甲板底下和後面，是一大堆人，一大堆怪傻氣的人，很像一羣你撲在我背上，我撲在他背上歎着看的綿羊。“好一船牲口！”那個胖子領港員抬頭向船長喊着，把他那雙木底靴在防波堤上高興地亂頓亂踩。這個人堆裏有的是羊皮便帽，舊軍帽，舊舊不堪的破便帽，還有婦女們的整潔的黑色頭帕。這些人的臉相都大不相同，老的像皺縮的豬皮，年輕的像紅熟的水果；但是，窮困、有所期待、以及求生的渴望，却在每人臉上都看得出來。他們當時的那種人地生疏的情景，使他們顯得格外蠢鈍，因為他們拚命擠向前面，高高爬在別人頭上，張着嘴巴，呆呆地瞧着這個據說工錢很大，老酒很兇的地方。他們看見了那些穿皮大氅的肥胖的農莊主人，還有那些趕來招雇勞工的人。

他們都不知道該怎麼辦，老是妨碍着船員們的工作；水手們

^① 英語：“很好！”這表示船長是個英國人。

就咒罵着把他們从这一边攆到那一边，或者把船板和包裹突然扔在他們脚上，也不先通知他們一声。“当心，瑞典鬼！”一个正要打開鉄門的水手喊着。被罵的那个瑞典人莫名其妙的退了幾步，他的手不由的插到衣袋裏，顫抖地摸着他那柄挺大的怀中摺刀。

跳板放下了，於是二百五十个旅客像水一般从这上面流下來——石匠，土工，女傭，男女散工，馬夫，牧人，時而有一个孤零零的牧童，还有远远的走在別人後头的衣衫楚楚的裁縫。人羣中有比本島的任何一个青年人身体更壯健的小夥子，也有本地找不出來的被苦难与貧困折磨到非常衰弱的窮老头。至於他們的臉色，有顯出兇惡相的，有精力充沛的，也有被大伤疤破了相的。

大多數人都穿着工裝，而且除了这一身衣服之外，別無他物。偶尔也有幾个人抗着一些工具——一柄鉄鍬或一根鉄槓。至於那些有行李的人，就得被海關檢查員兜底翻轉；因为瑞典的布太便宜了。顯得有點發胖的姑娘就得忍受檢查員的粗魯的嘲諷。例如，有一个辛里鄉來的漂亮的莎拉，是人人都認識的。她每年秋天回家，春天再來，來的時候，她的身子就立刻成为那些檢查員嘲笑的对象；但是莎拉，虽然她平時是个急性子，說話也非常机灵，今天却祇好兩眼朝下，窘态畢露，因为她在衣服裏面，貼身裹着三丈布呢。

那些農民，現在已經完全清醒了。胆大的就離開了他們的馬走到人叢裏來；其餘的就祇好憑一雙眼睛远远地挑选他們所要雇的工人，把他們叫过去。每人都要估量一下他的工人的品質，要胸脯寬濶，态度卑順，能吃苦的人；但是他們都害怕那些有伤疤的兇惡的臉相，便把这些入留給大農莊的管家去雇用。工資議

定，条件談妥以後，每一分鐘都有一个兩個瑞典人爬上一輛大車後面的乾草堆上，被載走了。

稍稍靠近路边，站着一个背脊僵僵的小老头，背着一个布袋，手上牽了一个八九歲的男孩，他們身旁的地上還有一隻綠箱子。他們開心地注視着种种行動，每当有一輛大車把他們的同鄉載走了幾個的時候，那孩子就着急地搖一搖老头兒的手，於是老头兒就說一些使他安心的話回答他。老头兒神情很憂慮地把那些農民一个个仔細端詳，同時他的嘴巴在微微地開合：他是在思想。他那双沒有睫毛的火赤眼，因为凝視过久而淌着淚水，他就用骯髒的麻布袋口去揩拭。

“你看見那邊的那個嗎？”他忽然指着一个臉頰紅紅的，矮胖的農民，問他的孩子。“我想他一定喜欢小孩子的。要不要我們去跟他試試看，孩子？”

孩子很老成地點點頭，於是他們就緊對那農民走过去。但是那農民聽說他們倆要一起去的，就不肯雇用他們；因为孩子还太小，不能做活养他自己。他們又另外問了幾個農民，每一回的結果都是一樣。

这就是从烏思達州的妥梅里拉縣裏來的拉賽·喀尔生和他的兒子貝萊。

拉賽对这地方並不十分陌生，因为大約在十年以前，他到这个島上來过；但那時候他比較年輕，可以說是正在年富力壯的時候，而且身边也沒有一个即使以全世界來交換都捨不得離開的孩子；这是跟那一次不同的情况。那就是他的牛淹死在泥坑裏，而彭姐快要分娩的一年。那時候情况很坏，但是拉賽决計孤注一擲，把賣牛皮得來的兩個克郎用作路費，來到蓬霍尔姆做工。到

秋天回到家裏，已經有三張嘴巴得餵養了；但是他當時口袋裏倒還有一百克郎可以过冬。

那時候，拉賽尽有力量來对付難關，所以，一想到当年的成功，他的僵硬的背脊便立刻伸得筆直。後來，每逢匱乏的時候，他總說起要把家私變賣掉，搬到蓬霍爾姆去長住。但是彭姐在那一次分娩後身子變壞，这事也就不提了。一直到他妻子在淹纏了八年的病痛中故世，那是在今年春天，拉賽才把他們那一點家私賣得百把克郎；付清了他妻子久病中積欠的種種花費，以及地主的房地稅，決心搬走。他唯一留在身邊的是一口綠箱子，還是彭姐嫁妝裏的東西。他就把父子二人所有的衣物，以及彭姐的一些零星遺物，一齊裝在箱子裏，託一個正要到港口去的馬販子先期帶到了港口。還有一些沒人要的破爛東西就都塞在一個布袋裏，抗在背上，手裏牽了孩子，父子倆步行到烏思達，因為到隆納去的輪船就在那兒開航。他手頭所有的幾個錢剛好够做盤纏。

在路上的時候，他自以為很有把握，興高采烈的對貝萊講說這個島上，工錢大得教人不能相信，有些地方，開飯的時候還有肉或乳餅，而且還常常有啤酒喝，因此，收穫季的送水車，在那邊並不是供應工人，而祇是給牲口喝的。還有——唔，你如果愛喝燒酒，你也可以像喝水一樣的飲，反正很便宜；不過那兒的燒酒很兇，三杯就可以把你醉倒。他們是用真正的高粱釀酒的，不用爛土豆；他們每餐都要喝燒酒。那兒的孩子永遠不會挨凍，因為他們都貼身穿着羊毛衫，不穿我們這種通風的壞襯布；一個自食其力的工人，要找兩克郎一天的工作是極其容易的。不像他們這裏的東家，給他們區區八十個歐勒^①，就連飯錢都在內了，

① 歐勒(Öre)是斯干第那維亞諸國的銅幣，一百個歐勒合一個克郎。